

# 刘禹锡诗研究

(下编)

青瑞峰 著



钱江学术文丛



浙江大学出版社



钱江学术文丛

# 刘禹锡诗研究

(下编)

肖瑞峰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禹锡诗研究 / 肖瑞峰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308-16028-5

I. ①刘… II. ①肖… III. ①刘禹锡(772~843)—  
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1585 号

## 刘禹锡诗研究

肖瑞峰 著

---

责任编辑 宋旭华

责任校对 田程雨 杨利军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58.25

字 数 750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028-5

定 价 16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 诗传

## 目 录

第一章	风华少年 .....	1
第二章	初涉宦海 .....	29
第三章	流金岁月 .....	75
第四章	谪居沅湘 .....	117
第五章	岭南烟云 .....	174
第六章	巴山夜雨 .....	223
第七章	皖东足音 .....	272
第八章	重入庙堂 .....	328
第九章	三牧上州 .....	392
第十章	放歌洛阳 .....	478
后记	.....	577

## 第一章 风华少年

垂钩钓得王余鱼，  
踏芳共登苏小墓。

——《送裴处士应制举》

---

春天的江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风光秀丽。

尽管绵延了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原先体魄强健的唐王朝元气大伤，一下子便显露出衰微的迹象，然而当历史的画卷掀开到八世纪八十年代这一页时，“鲜花著锦”般的盛唐气象固然已经无从觅得，但疮痍满目、哀鸿遍野的场面却也已悄然隐去；伴随着经济的复苏和生活秩序的渐趋正常，昔日的都市繁华从表面上看已重新敞开其温馨多情的怀抱。于是，在度尽劫波的世人心中又或多或少地萌生出“中兴”的希望。

在战祸较少波及的江南地区，因为农业、商业和手工业一直都在稳步发展，更是保持着原有的令后世欣羡的富庶，虽然撩起富庶的面纱后，两极分化的时代鸿沟明晰可见。这样，当此“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之际，在金陵、苏州、杭州等江南名城的郊外，不仅踏青的游人摩肩接踵，而且笙歌随处可闻，弥漫着一种差可接肩于太平盛世的安乐祥和的气氛。

当时隶属于苏州的嘉兴县,虽非通都大邑,却以市民殷富、物产丰饶而闻名遐迩,眼下,城郭内外,亦是山清水秀,桃红柳绿,一派融融春光。

这一天,在通往南湖的道路上,游春的人流裹挟着两个兴冲冲的少年。他们面皮白净,衣着光鲜,举止斯文,看样子都是自幼便为书香所熏染的宦家子弟。由他们肩上扛着的鱼竿,可以推知他们是要到南湖去垂钓。

南湖是嘉兴的风景胜地,因东西两湖相连,如同鸳鸯交颈,又名鸳鸯湖。古时碧波万顷,十分壮观,元代以后才逐渐淤积缩小。因而在中唐时依然湖面辽阔,波光粼粼。湖中有小岛,岛上错落着造型别致的亭台楼阁,供游人泛舟之余品茗小憩。所以一年四季都有远近游人慕名而来。在这鸟语花香的盛春时节,就更是游人似织。远望湖中,天光水色,浓淡相映,更有帆影点点,菱歌声声,确实令人赏心悦目。

然而,两位少年来到湖边后,对湖中胜景却全不在意。看其神色,似乎早已司空见惯,这说明他们常常光顾这里。终于,他们找到一处比较僻静的地方,两人相视一笑,便停下脚步,摆开架势,不慌不忙地将钓竿向湖面甩去,开始实施他们此行的垂钓计划。

忽然,一位少年手中的鱼竿轻轻颤动了一下。少年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大约十三四岁光景,脸上还未脱稚气,却故意作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老成表情;身子骨似乎并不十分健壮,但眉宇间英气勃勃,浓眉下的一对黑眸既明亮又清澈,仿佛一瞥之间便能透视到他人的心灵深处。

“梦得,鱼儿咬钩了!”另一位少年提醒道。他模样敦厚,却又不乏机灵活泼。

被呼作“梦得”的少年名叫刘禹锡,“梦得”是他的字。按照当时的习惯,他的亲戚与朋友大多以字相称。与他同来的少年名叫裴昌禹,



是他的近邻兼好友。

禹锡向昌禹微微颌首，若有感谢其提醒之意，却不动声色地稳住紧握钓竿的双手，并不急于上提，那份从容与镇定，远非常人能及。直到丝纶迅速下沉时，才猛地扯起钓竿。

伴随着昌禹发出的不胜钦羡的惊呼，一条五六斤重的鲤鱼被钓离了水面。经过他们身边的游人情不自禁地啧啧赞叹。

但禹锡脸上不仅没有丝毫得意之色，相反，神情倒似有些失望，因为他此行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究竟能否达到，尚未可知。这样，他对周围的赞叹声也就充耳不闻，照旧从容不迫地上饵、下钩。细心的昌禹注意到，这次他下的饵料与从前在街市上买来的大不相同，似乎是根据他自己琢磨出来的配方亲手调制的。

鱼竿又动了，而且动得有点特别。这回钓到的又该是什么呢？围观的游人都屏息凝神，等待着即将揭晓的结果。

果然，这回钓上来的鱼儿不是俗物：粗粗看去，与寻常的鱼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仔细观察，才发现它原来是“合二为一”，即由两条体型单薄的鱼贴合而成。两鱼各有一目，此时心有不甘地连连眨巴着。

“钓到了！钓到了！我钓到王余鱼了！”禹锡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与昌禹一起欢呼雀跃，尽管他从小便接受了“冥兹愠喜”一类的家训，通常都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王余鱼啊！”游人闻声纷纷好奇地走近来。他们早就风闻南湖里有王余鱼这一珍贵鱼种，但几乎从来没有人钓到过，因而他们迄今还只是粗知其名。今日一见，确是形状独特，名不虚传。

人群中，一位商贾模样的中年男子向禹锡讨教说：“敢问小官人，此乃何鱼也？”他故意文乎其辞，以示并非胸无点墨。

禹锡不假思索地朗声答道：“王余鱼就是古书上所说的比目鱼。



此鱼只有一目，必须两两相并才能游行。《尔雅·释地》中说：‘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鰈。’晋人郭璞《比目鱼赞》有句：‘比目之鳞，别号王余，虽有二片，其实一鱼。’左思《吴都赋》中也说：‘双则比目，片则王余。’可知比目即王余，王余即比目也。”

禹锡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看样子不仅曾博览群书，而且还留心收集过有关王余鱼的文献资料。显然，他今天是蓄志而来，意在“王余”也。或许这之前他已经多次空手而归，所以刚才如愿以偿后才兴奋得有些失态。

“那么，‘王余’一名又由何得来呢？未知小文兄能道其详否？”一位书生打扮的游人对禹锡端详良久后问道，仿佛要进一步考较他的学识似的。

禹锡毫无怯色，继续侃侃而谈：“本朝先贤、著名文选学家李善注解左思《吴都赋》说：‘俗云越王鲈鱼未尽，因以其半弃水中为鱼，遂无其一面。故曰王余也。’在晚生看来，此说未必尽确，但‘王余’实由此得名也。”

“好一个博学少年！”旁观者中有人大声喝彩。但书生兀自不肯罢休，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小文兄如此博雅，想必熟知古代贤人的垂钓轶事。在这些有过垂钓体验的古代贤人中，小文兄最为服膺的是谁呢？”

一旁的昌禹抢先答道：“我最佩服汉代的严子陵，他敝屣高官厚禄，不愿接受光武帝刘秀的征召，隐居于富春江，以垂钓为乐，志趣何等高洁！”

说到这里，昌禹用手一指禹锡，又道：“他嘛，我知道，最佩服的是世称姜太公的吕尚，因为相传吕尚八十岁垂钓于渭滨时遇到周文王，终于成就了不朽的功业。他常说，有吕尚那样的际遇，那才可羡慕可敬呢！我没说错吧，梦得？”

禹锡肯定地点了点头，接道：“大丈夫理当像吕尚那样以建功立业自期，以济世拯民为念，耐心等待机遇，穷且益坚，老而弥笃！”说着，原本略显苍白的脸庞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而观其神情，则显得无比坚毅，令人深信他将来必定会成为信守初衷、执着用世的志士仁人。

“说得好！”书生歆服于禹锡的豪情壮志，慨然赞叹道：“有志若此，前程正未可限量也！”众人也都向禹锡投以钦敬的目光。

## 二

禹锡的原籍是洛阳（今属河南）。官修的《旧唐书》说他是“彭城人”，其实，不仅是他，连他的祖辈也没有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居住过。大概因为他曾经把汉代大学者刘向称作“吾祖”，而刘向是彭城人，后人就把他与彭城拉扯到一起了。

禹锡还曾经自称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裔孙，因而他的友人也常常称他“中山刘梦得”。但实际上他与西汉王室并没有任何瓜葛。这就像李白自称是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后代一样，只不过想抬高门第罢了。在当时，这是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做法。后来，他的友人白居易曾经向他问起这件事的虚实，他淡淡一笑，未作回答。但从那显得有些狡黠与诡秘的笑容中，白居易已明白了一切。

禹锡的七世祖刘亮是北魏的大臣，官居冀州刺史、散骑常侍。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刘亮也跟着在洛阳定居下来，死后就埋葬在洛阳北山。后来，因为其地过于狭窄，不足以将它营建为祖茔，便又改葬于荥阳的檀山原。这以后，洛阳与荥阳的近郊就成为刘家祖茔的所在地，禹锡也就“籍占洛阳”了。

禹锡的曾祖父刘凯是在武则天君临天下时步入仕途的，官至博州刺史后，他的仕宦生涯便画上了句号。祖父刘锬的入仕，则大约是在

唐玄宗开元年间。在他的仕宦履历表上,写有洛阳主簿、殿中侍御史一类的并不起眼的官衔。

禹锡的父亲刘绪同样也不是名著一时的人物。他在天宝末年参加了进士考试,本来也指望跻身朝班,为并不显赫的家族史续写上熠熠闪光的一页,但功名未果,便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不得不举族东迁,以避战火。这时,他还成婚未久。

一路跋涉,一路风尘。当刘绪疲惫不堪的脚步踏上江南这块土地后,他再也不想继续前行了。呈现在他眼前的青山绿水和闹市通衢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他决定就寓居在这里,因为这里除了有青山绿水和闹市通衢以外,还有听来十分亲切悦耳的吴依软语,以及在故乡洛阳已经无法享受的远离战火的安宁与和平。

这里,就是苏州的嘉兴<sup>①</sup>。

嘉兴,本名长水,秦时改为由拳县。东吴黄龙四年(公元232年),因为其地盛产嘉禾,改名禾兴。东吴末帝孙皓登基后,为避父讳,方才改称为嘉兴。它位于土地肥沃、水网纵横的杭嘉湖平原,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而当时的南北交通动脉京杭大运河又贯穿其境,使它成为舟船竞往、商贾争赴之地。

为了给出差的官员提供食宿之便,朝廷在各地都设有驿站。刘绪举族东迁后,就卜居于“嘉禾驿”附近。他把家人安顿下来以后,便外出谋职。这一来是迫于生计,二来也是不甘心庸庸碌碌地了此一生。

但在战乱还没有平息的日子里,要想直接蒙朝廷拔擢,获得一个八面威风的头衔,并进而捧上一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刘绪四处游说,甚至动用了父祖辈的老关系,才一头撞入节度使幕府,当上了好歹可以领一份养家糊口的薪水的幕僚。节度

<sup>①</sup> 当时的苏州辖有吴、昆山、长洲、常熟、海盐、嘉兴六县。

使走马灯似地更换人选，而刘绪也就不断地在动荡中辞“旧”迎“新”。

不知不觉中，他已过了“不惑”之年，原来十分浓密的鬓发不仅已经变得稀稀落落，而且开始出现霜花点点了。

这时，最让他痛苦的事情倒还不是仕途偃蹇，未老先衰，也不是宦游在外，孤苦无依，而是他还没有后代，没有一个使他的生命得到延续、他家的香火得到继承的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觉得自己将来无论如何要愧对九泉下的列祖列宗了。想到这，他就胸闷气短，泪下沾襟。同僚们也都知道他的心病，每当闲话时，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一话题，唯恐引起他的不快。

阳春三月，刘绪由浙西观察使李栖筠的幕府返回嘉兴省亲。距离上次归省，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他恨不得一步就跨进家门。但想到回家后，并没有一个天真活泼的三尺童子承欢膝下，他又觉得这样的归省，减却了许多的乐趣。于是，本来迈得十分欢快的脚步在走进家门时，渐渐变得沉重起来。

不过，迎上前来的妻子卢氏虽然脸色有些憔悴，却面带喜气，神情还似隐隐含有一丝刘绪已经久违了的羞涩。这让他好生纳闷。等到卢氏背过身去干呕时，他忽然悟到是怎么回事了。

“上天有眼，上天有眼啊！”刘绪激动得不能自制。

从此，孩子的出生与培养，便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话题。只是孩子的性别是什么，这对于他们还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他们曾经多次到寺庙中烧香拜佛，祈求上苍赐给他们一个既聪明又健壮的男孩。他们已经替这个男孩起好了名字：名禹锡，字梦得。

天怜斯文。唐代宗大历七年，即公元772年，禹锡在父母的千呼万唤中降生了。他的第一声啼哭传到外屋时，刘绪已经紧张得快要昏厥过去了。接生婆出来向他道喜时，他竟不敢相信是真的。直到真真切切地将禹锡抱在怀里后，他才双泪交流，觉得现在可以死而无憾了。

## 三

生命的舟楫载着禹锡在时间的河床中顺流直下——暂时他还没有遭遇后来一再遭遇的逆流而上的险境。转眼间，他已是一个总角少年了。

禹锡的出生似乎给刘绪带来了官运。他开始有了实职，再也不用在幕府中被人吆来喝去了。后来，朝廷又让他以盐铁副使、殿中侍御史的身份到埇桥(今安徽宿县南)去主管转运业务。这个差事官阶不高，却是世人眼中不容易得到的肥缺。刘绪一向为官清廉，并不想借这个机会中饱私囊，但他却很感激朝廷推恩于自己，因而也就不计较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极大不便，欢天喜地地到远离嘉兴的埇桥去上任了。

由于刘绪常年宦居外地，少年时代的禹锡很少能得到父亲的耳提面命，这是他一直感到遗憾的。但他的少年时代也始终沐浴在温暖而又灿烂的阳光下，因为他比别的孩子更充分地享有母爱。

禹锡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范阳士族，门第比刘家要显赫得多。这是禹锡长大后才渐渐明白的。原来，唐高宗时，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以及陇西赵郡二李，是有名的望族。他们把自己的门第看得很高很重，耻于和其他姓氏通婚。随着科举制度带来的世、庶势力的消长变化，到禹锡的母亲待字闺中时，门阀意识与门第观念已受到重创，于是，禹锡的母亲也就不以下嫁到刘家为耻了。

不过，在红烛高照的新婚之夜，揭开蒙在新娘子头上的红巾，露出那大家闺秀所特有的端庄雅丽的容颜时，刘绪是多少有些喜出望外、飘然若仙的。

也许因为四十岁左右才生下禹锡的缘故，卢氏对禹锡分外疼爱。这之前，她可能也生育过，却不幸夭折了。她唯恐禹锡再有什么闪失，

因而，禹锡的饮食起居，她都亲自照料，而不许家中的佣人插手。

“梦得，把这碗莲羹趁热喝了吧！”

“梦得，外面起风了，快披上棉袄！”

“梦得，前面路上有道沟坎，千万小心！”

童年时的禹锡，耳边总是回荡着母亲充满爱怜之情的叮咛。

但卢氏并不打算让禹锡的童年时光在嬉戏和溺爱中度过。她知道，刘家光宗耀祖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根独苗身上。刘绪离家赴任时，曾对她深深一揖，说道：“咱家已经几辈子没有出过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物了。孩儿看样子资质不错，如果好好培养，也许能成大器。我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培养孩儿的事，就有劳夫人多多费心了！”

卢氏连忙欠身还礼。这以后，她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丈夫郑重拜托的神情，不敢稍稍放松对禹锡学业的督促。望着母亲脸上日渐增多的皱纹，早慧且早熟的禹锡多少回暗暗发誓：“我长大后，一定要金榜题名，光大门楣。”——他知道，在这每一条皱纹中，都满贮着爱怜与希望。

## 四

金榜题名的故事，禹锡已经听说过许多了。因为家住在“嘉禾驿”附近，禹锡经常到驿站中去看那些南来北往的官员，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有过金榜题名的荣耀的。

这天傍晚，有位三十岁光景的青年朝官前来驿站投宿，驿站的役吏前趋后奉，对他恭敬有加。相形之下，对官阶要高于他的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朝官，则显得有些怠慢了。奇怪的是，这位中年朝官似乎并不在乎役吏的“厚此薄彼”。

禹锡大感困惑，便拉过一位相熟的役吏，问是怎么回事。

“告诉你吧，那个年纪小的是‘进士’出身，年纪大的却是‘明经’出

身。出身不同,接待规格当然也要有所区别啰!”役吏倒是坦直相告。

“那么,‘进士’与‘明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禹锡想问个究竟。

“这就说来话长了。好,我看你这孩子挺爱琢磨的,将来没准有大出息,我就先给你开开窍吧!”役吏乐得卖弄一下自己的见识,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我朝继承隋朝的做法,实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英才,比起之前的‘九品中正制’,实在要公正开明得多。科举项目五花八门,但最常见的就是明经科和进士科。你数数,当今朝中的名绅显宦有多少不是由明经科和进士科释褐入仕的?”

“但明经科与进士科相比,又是进士科更为光彩了。考取进士,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不光可以参加皇上主持的曲江游宴,还能够探花于名园、题名于雁塔呢!真是要多威风,有多威风!”

“如果不是进士出身,即使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那也是憾事。你听说过高宗朝的名相薛元超吗?这个老儿一辈子够风光的了。但他曾经对手下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生平有三恨。’这其中的第一恨,你猜猜是什么?噢,对了,就是‘始不以进士擢第’。你瞧瞧,这‘进士’竟让他挠心到这般地步?”

“既然进士科这般为人所看重,竞争不激烈才怪呢!有句俗话说叫‘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说到这里,满脸得意的役吏故意卖个关子,想吊起禹锡的胃口。不等禹锡回答,他便又兴奋地说下去:

“这话的意思是,五十岁考取了进士科还算年轻的,三十岁考取了明经科就该算是年老的了。你想想,这进士科该有多么难考啊!”

禹锡完全明白了:原来驿站的役吏是依据“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的流行说法,对前来投宿的官员分出了厚薄。

这时,他还不知道,被世人炒热的“进士”科,到后来身价益高,乃



致发生了这样一件令文坛为之悚然的事情——

明经科出身的元稹当上宰相后，为了表示自己的礼贤下士，不惜屈尊赶往郊外去拜访还是布衣之士的李贺。他满以为李贺会受宠若惊。谁知他预想中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并没有出现。李贺竟干脆把他拒之门外，理由很简单：“明经及第，何来谒我？”元稹差点被气得个半死。但事情的经过却被世人传为美谈，而且，舆论并没有怪罪李贺无礼或无知的意思。

李贺自己并没有进士及第，却可以傲视明经及第而身为宰相的元稹。这种极端的例子不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但只要发生一次也就够了，士人的价值取向不是可以从中看得一清二楚吗？

与元稹活动于同一时期的禹锡并不知道这一“前车之鉴”，但驿站役吏所说的与所做的，已足以使他了解到科场的时尚了。他虽然反感役吏的势利，却在心田里种植下一个信念，那就是：将来我一定要进士及第！不为别的，光为看看那些势利的役吏将来对自己胁肩谄笑的媚态，好痛痛快快地把他们嘲弄一番，也要进士及第！

## 五

确实，包括进士科在内的科举制度的实行，为庶族地主阶层的士子打开了仕进的大门，也为禹锡提供了参与平等竞争的机会。他懂得，在科举考试中，一般只有才能的大小，没有门阀的高低，自己要想将来登上政治舞台呼风唤雨，就必须从小发愤读书，逐步具备丰富的学识和深厚的学养，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可能在竞争那样激烈的考试中独占鳌头？

于是，发愤苦读，便成为禹锡少年时代的生活中的一道永不消逝的风景。祖辈没有为他留下可以托庇的门荫，却为他留下了诗礼传家

的门风。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比财富更为珍贵的遗产。

对禹锡的教育方针和培养方案是刘绪亲自制定的,但具体实施者却只能由卢氏充任了。刘绪要卢氏以严毅为主,辅之以循循善诱的方法,培养起禹锡勤学苦读的自觉性。

刘绪曾经向友人说起自己的计划,友人十分佩服,称赞他有“万石君”的风范。他不免有些得意,回家时又悄悄告诉了卢氏。不防隔墙有耳,禹锡也听到了,他嘻嘻笑道:“父亲大人是‘万石君’,那孩儿将来一定可以享禄二千石啰!”

刘绪与卢氏同时一愣。倒不是因为禹锡窃听了他们的私房话,而是因为他们没想到禹锡小小年纪就已经知道了“万石君”的典故——西汉石奋以教子有方而著称,他和四个儿子都做到了享禄二千石的高官。父子的俸禄加起来恰好是一万石,汉景帝便把他戏称为“万石君”。

刘绪暗暗为禹锡的博闻感到高兴,表面上却声色俱厉地呵斥道:“谁让你多嘴多舌了?今日罚你把《论语》读完,再把王逸少的《兰亭序》临摹三遍,不得偷懒!”

禹锡领命而去,不以为忤,反以为喜。

青灯黄卷,暮鼓晨钟,陪伴着禹锡度过了欢乐中不无苦辛的少年时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埋头于故纸堆中,废寝忘食,孜孜不倦。

一个朔风凛冽的冬夜,卢氏一觉醒来,刚好是三更时分。朦胧中发现禹锡的书房内仍然亮着昏黄的灯光,还伴有轻微的书卷翻动声响。

“啊,莫非梦得还未安寝?”卢氏再也躺不住了,赶紧披衣起床。

走进书房一看,果然禹锡还在伏案苦读。她不由得喜忧参半,既为儿子的刻苦精神感到欣慰与自豪,又不免担心长此以往儿子会积劳成疾。